

## 01 為阿媽朗讀

鍾育紋<sup>1</sup>

自細漢，阮外媽個兜就是我上愛去的所在。前一日若聽講阿母隔轉工欲轉去後頭厝，我彼工散學轉來，攏毋免人三催四請，連鞭就會緊共宿題寫甲好勢溜溜，等待阿母講較停仔欲順繼共我載轉去阿媽個兜迢迢。阿媽共我講我若是有才調佢學校考一百分，阿公就會予我兩百籮。兩百籮呢！這對阮囡仔人來講是偌爾仔大的數目呢，予我定定想欲招阿母轉去個後頭厝行行咧！

不而過，阿公佇我讀三年仔的時陣，有一工雄雄中風了後，無幾工仔就按呢過往去。阿媽一直攏真堅強，翻頭閣安慰阮遮哭甲險仔無力通行路的囡仔人。隔轉年，阿媽就去初一、十五攏會去拜拜的彼間佛堂做義工。雖然伊毋捌字，無法度共人逼籤詩抑是恁信眾讀經，毋過伊一直攏佢佛堂的灶跤咧門相共，家己嘛改做食菜，按呢閣過三四冬。

我讀國中二年仔的時陣，有一工阿媽刁工來阮兜揣我，講欲叫我共伊錄音。我才知影因為師父的鼓勵，阿媽彼陣今仔加入佛堂的讀經班。阿媽若是欲學啥物就攏真用心，毋但佇讀經班認真聽、綿爛學，轉去厝裡嘛想欲沓沓仔家己練習。所以伊講我若是會使共伊門相共，共佛經錄落來，

予伊佇厝裡不時會使提來聽，按呢毋知有偌好咧？我毋捌看過阿媽遮爾正經共我拜託，雖罔我足想欲一聲就共應好，毋過欲錄的是佛經，內底有足濟字我嘛袂曉讀呢！這層代誌是欲按怎才好咧？害我頭殼一直搵咧燒。

看我煩惱甲目頭結結，阿媽笑笑仔共我講：「無要緊啦！唸了差不多差不多就會使啦！有總比無閤較好啊！」伊都按呢講矣，我只好面皮激予厚厚，共這項稽頭允落來！欲錄音進前，阿母閣揣時間，予我恰阿媽做伙去佛堂的讀經班上幾若擺課。這馬共想起來，我算是真好膽，敢做這款無把握的代誌，獻出我人生的『DJ 處女秀』。毋過若想著阿媽彼當陣對我的笑容，我知影是伊看我有夠重，我才有勇氣敢來試看覓咧。

---

<sup>1</sup>鍾育紋(Tsiong Iòk-bûn)

## 02 Khú-looh

張淑貞

Khú-looh 來阮兜十四年矣，伊除了袂曉講話以外，其他伶人差不多，有時閣比我較巧目。

自伊挂開目，阮阿母就照俗例，用一包糖伶一絡麵線去朋友個兜共伊抱轉來，講按呢好朋友的情誼才會甜蜜閣久長。

伊是正港的烏狗兄，六七月日大就四界溜溜去咧𠵼 me-me。有時規禮拜才轉來，狗尾翹甲半天懸，真臭煩的形。有時三兩工就轉來，了後規工癢篤篤、軟餃餃覆佇椅仔跤，一下看就知伊這逝戰輸矣。著幾工仔過，伊才會恢復以早的精神。莫看伊這號風流款，伊閣誠顧家，人欲入阮厝內若無通過伊彼關，就踏袂過阮兜的戶模。

Khú-looh 真正有夠巧，頂世人定著是錢嫂仔，便若來阮厝收錢的，伊攏共當做冤仇人，尤其是載 gá-suh 的，「明明都一桶換一桶，哪會閣共阮收錢？」所以人送 gá-suh 來，猶未到門口伊就開始生一直吠，雄 kài-kài 欲從去共人咬，我連摸都摸袂牢。阮定著愛先共伊縛好勢，若無就算阮阿母來嘛無伊法。

有一改，人來收保險費，自阮阿母對樓頂提錢落來，Khú-looh 的目睭就一直掠錢金金看，一路共阮阿母綴前綴

後，到甲阮阿母欲交錢予對方的時，手一下伸出去，伊竟然足受氣佇遐齷牙 hñg。

Khú-looh 的老母是顧海防的，結果伊煞驚水、驚炮仔，當然伊上驚的是阮阿母！阮阿母若咧發性地，伊就尾溜揜咧，用鼻仔捲門緊旋出去。過一時仔，伊會轉來看厝內氣氛好抑穠，若是無啥四序，伊就倒退攏出去；若無就是輕輕仔共門捲開，緊鑽落眠床跤，較免去掃著風颱尾！

伊上愛綴阮阿母出門，有一改伊欲綴，阮阿母講：「厝內無人，轉去顧厝！」伊只好乖乖留佇厝裡。等阮轉來看一下笑甲半小死，伊覆佇門口中央，頭向外，半身佇內底，半身佇外。閣一改，阿母欲出門共伊講：「袂使！厝內無人，你顧厝。」結果伊一路綴，仙趕都毋轉去，阿母才想著，轉愛笑講：「有夠巧！恁老爸有佇厝啦！」

阮阿母定定講：「連精牲都教有路來矣，人敢煞教袂曉？」人自稱是萬物之靈，對待親人，有時煞較輸一隻狗！

## 03 香菇頭

曾菁怡<sup>1</sup>

自細漢，我就有一个外號號做「香菇頭」，這恰我頭毛的造型有關係。因為我烏欝欝的頭毛對目眉面頂到後擴攏鉸甲齊齊齊，就親像是一塊碗公倒匱佢我的頭殼頂，柱好佢我彼對嬌嬌的耳仔頂懸。耳仔後的頭毛閣用頭毛攏仔攏甲短短，敢若柱予割草機割過的草埔，猶閣有留一片青翠。

柱開始，是阿母感覺囡仔人鉸按呢真古錐，久來，這煞成做我的招牌造型，香菇頭的外號就開始共我綴牢牢囉！

欲維持這個造型真無簡單，因為個外月就愛去頭毛店予設計師修剪一擺，若無是會規个走精去。阿爸攏講開佢我這粒頭的錢實在濟甲算袂清，平平是查埔的，伊就毋免遮爾仔麻煩。我聽了一直幌頭，今禿頭是欲鉸啥物造型啦？

遮爾有特色的頭毛型袂輸是我的 kháng-páng 咧，行到佢位逐家就知影我這個香菇頭。欲去巷仔尾的麵擔仔食麵，我猶袂行倚去，頭家娘就隨喝講：「香菇頭，今仔日嘛是食焦麵摻滷卵諾？」

「規榦好好——無錯。」我大聲應，有影是免出喙就有通好點菜。

去到圖書館借冊，服務台的阿姨講：「香菇頭，這本冊

你毋是借過三擺矣？」阿娘喂，參這就記甲遮爾清楚！猶閣有，一擺放學了後，我要甲袂記得共冊揹仔圓佢佗位，驚予阿母攏，我佢外口賴賴趁毋敢轉去。等到天欲暗矣，姑不而將只好皮繃較絰咧，一路上想幾若套共阿母會失禮的台詞。想袂到一下轉到厝，竟然看著我的冊揹仔就圓佢食飯桌頂懸。阿母講是一個穿內祿仔、禿額的阿伯送轉來的，伊干焦共人問講：「有人知影一个鉸香菇頭的囡仔躰佢佗位無？」人就隨共報甲到。好哩佳哉，我無做歹代誌，若無連鞭就傳到厝邊頭尾遮來囉！

香菇頭這個 kháng-páng 一直陪伴我到國小畢業，彼段日子是我人生上無煩無惱、上快樂的時陣，得著真濟人對我的疼痛俗照顧，實在是幸福無地比。這馬，我已經大漢矣，但是彼種溫暖的記持猶原佢我的心肝內，提醒我愛共這份愛傳落去。

<sup>1</sup>曾菁怡(Tsan Tsing-î)